

以其學博而核其氣剛而大其識卓而明所著性理羣書補註小學集解有功於儒先其立論於性理之與尤多所闡明

錄曰公盖起於薦舉不由科目而其言乃切中當今學士大夫之病視昔張程朱陸

路八

十六

大不侔矣然則學者其可不猛省乎此錄之所以終也

弘道錄卷之四十七

弘道錄

信

君臣之信

俠一

漢書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壯諸將莫利先入

俠一

關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身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将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猾賊

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諸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

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許羽而遣沛公西畧地

錄曰楚懷王豈比於漢更始乎懷王優沛公而否項羽觀其遣將之言庶幾南面之庶然而卒陷強暴之辱所謂過激滅頂不

可咎者也更始忌劉縯而并執演觀其愧怍之態真乃庸劣之流然而自取賊劉之辜所謂何校滅耳聽不明者也夫是而有異也

沛公既定關中乃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秦法諸吏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吾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五日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

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食粟多非之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錄曰西漢二百年之業所以卒定於關中

者約法之肇也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賈生之論亦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今觀漢度之論紛紛不一委敬田肯之徒不足深究至於張良之智宜乎有見顧亦蹈奉春之緒餘而不切根本之實意殊不知

陝一

二

三章之約賢於百二之形按堵之情便於建瓴之勢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然則金城之固靈化於父老之心沃野之饒孰愈於靈漿之薄羽雖能違一時之約獨能振百世之罪乎

文帝初封代王諸呂既誅大臣相與謀議迎  
五代王群臣張武等皆曰漢大臣故高帝時  
將帥習兵多謀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  
其變中尉宋昌曰不然秦失其政豪傑並起  
人人自謂得之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以

呂太后之嚴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  
社軍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卒滅諸呂此乃  
天授非人力也大王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  
大臣因天下之心而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代王至長安太尉勃請開宋昌曰所言公公  
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  
符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壯軍以張武為  
郎中令行殿中

錄曰文帝二十三年之天下決信於宋昌  
之片詞張武等固不逮也其却太尉之請  
俠一詞意確然益足以見其存心之篤矣孰謂  
區區代郎而有斯人執有斯人執帝之侯  
昌良有以也而張武等官不過九卿又足  
以表王者之無私矣豈其獨惜朱虛之寸  
土不以全大臣之信而安與居之心乎然

則公言終有負而請開者不可以責矣  
文帝賜南越王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  
也棄外奉壯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  
嘗致書高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  
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為廢頹功臣之力誅

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去今  
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  
誚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  
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  
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  
沙吾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  
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  
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  
相入者以閉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  
也朕不得擅交焉今得王之不足以為犬

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  
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  
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  
王分素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陸賈至南  
越南越王頌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

貢職

錄曰孔子告子張曰言忠信行篤敬雖  
貳之邦行矣夫南越尉佗連誅之一物耳  
雖微堂堂萬乘亦孰不諱側室之言乎借  
使不諱孰不矜誇中國之盛兵甲之強乎

而不知天以完德命于帝帝以完名恣于  
己其出言本于吾心非有所勉強真可以  
貫金石而及豚魚矧夷狄蠻貊猶夫人者  
耶其中心悅而誠服亦不啻出於自然而  
豈由于勉強哉子張徒能書諸紳而不能  
見諸行帝之天資物合雖無參前倚衡之  
功而實有明效大驗之著可見聖人立言  
於天地間若化工之顯於物無伺耳耳而  
提面面而命之矣

又遺匈奴單于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  
無恙頃遺朕書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  
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  
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  
其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  
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表明告諸

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

錄曰愚觀帝之與匈奴約宜如春秋要質鬼神刑牲歃血者其誠信出於本心如書中所言譬則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憐真得帝王制御夷狄之道也不徒有以

俠一

五

信之而又有以待之胡越一家華夷一体百世之後見此一日也豈不盛哉

上嘗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走乘輿馬驚使騎捕之時張釋之為廷尉奏以此人犯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薦吾馬馬賴和柔令他

馬固不傷敗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座前玉環得亦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此人無道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

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上乃許之

錄曰人知釋之守法而不知帝之能用法

也夫天下不患法之不公而惟人主不能用法之過暴陶曰在辟帝亦曰在辟暴陶曰在宥帝亦曰在宥者能用法也言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以為天下皆出於己之下者不能用法也是故墨臭不已至於炮

烙炮烙不已至於剝剔者豈皆無法哉漢自三章之後至文帝除肉刑除收擊相坐除誹謗妖言其心於愛民之本者矣犯蹕盜環一時之怒私也罰金棄市三尺之法公也惟不欲以私害公故不終以情撓法

帝可謂天地日月矣過此若張杜郵甯之流專以人主之意指為獄則當時之為君者從可知矣嗚呼長陵抔土臣子所不忍聞也人匪言之不能如此畏忌何哉故曰知釋之之守法而不知帝之能用法不知法者也

俠一

六

倪寬武帝時為中大夫遷左內史既治民事乃觀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卑体下士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至收租稅時裁闕狹與民相假貸

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竟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惟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負僮輸租不絕課更以最後積官至御史大夫

錄曰寬本儒生其治民謂之儒則可謂之法則未也何也當今直指之官以假貸為

防一書殿最輒不可易免以軍興從事乎漢之罔踈禁闕尚猶及見此寺風俗此寺風俗賢於季世遠矣非其人之温良守之介特安能若是耶不然狙獍之尤狡滑之雄何處無之而能大家牛車小家擔負果孰使之哉乃知信愛乎於刑辟儒官優於俗吏不可以不錄也

宣帝時張安世杜延年並列九卿二人忠信自著謹慎周密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輒移病出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即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幕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

俠一

七

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故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烏延年亦安和脩於諸事又典朝政上信任之出即奉駕入給事中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大將軍

軍城後獨能保固終始天下稱之

錄曰自夫子犁牛騂角之踰往往論人者不當係於世類大賢且然矧安世延年乎而論者必曰天道好還蓋淺之也夫豈屑屑於其間哉已為不善則天下後世曰不

善之人也已為善則天下後世皆曰善人也豈不益可信哉不觀已然而逆其未然吾未見其能觀人也若二臣之忠信謹厚正吾夫子所謂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者然則聖人之論大旨高此又可見

韓延壽為潁川太守郡多豪強難治先是趙廣漢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許延壽欲更之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設酒食親與相對問以謹俗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礼不得

過法及收租賦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蕪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有欺負之者輒自刻責其負之何以至此百姓遵信其教數年潁川大治後入為左

俠一

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咎在馮翊因入卧傳舍閉閣思過令丞嗇夫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傳相責讓皆自斃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乃起聽事郎中翁然莫不轉相勸厲不敢犯於是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詞訟自言者

錄曰愚觀延壽似有意於移風易俗使吏民回心而向善者然而卒不能善其終何

耶先儒有言凡三代以下人物皆血氣用事不若三代以上純任德性嗚呼斯言也不但延壽為然趙蓋與楊莫不然也漢廷至此元氣已索然矣而卒蹈好信不好孝之戒未免傷害於物故有望之之許不知

正吾夫子之所惡也嗚呼惜哉

趙克國時先零諸羗叛宣帝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克國自言無諭老臣復問將軍度羗虜何如對曰兵難遣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乃大發兵詰金城常以遠斥堠為務行必為戰

俠一

脩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虜雖數挑不肯輕動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畧者伺虜謀解散微其疲劇乃擊之酒泉太守辛武賢奏以七月出兵擊罕开克國以為先零首為畔送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筆書報從克國計焉罕开竟不煩兵而下

錄曰愚觀古人立功悉由在上信任之專在已自信之篤往往以威信服人不肯輕試者為是故也夫有宣帝之明丙魏之忠

而尚乎于他議今觀將軍度羗虜何如彼一時也武賢奏七月出兵此一時也使無確然之見定於胸中詔進則進詔止則止所謂弟子與尸者也為君相者不信為將之方畧而以人言恭乎其中有利不知有

益不恤所謂師或與尸者也上下俱凶彼  
此不信其能成功鮮矣後世所當深戒也  
東漢書初宛人李通事刘歆好星曆識記云  
刘氏復興李氏為輔私常懷之及班彪避難  
天水隗囂問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

裂數世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  
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對曰周之廢興與漢  
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  
疆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  
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

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  
故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記傷不及下  
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嘆十餘年  
間中外搔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刘氏  
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

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俠一  
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  
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疎矣昔秦失其  
厥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彪乃著王  
命論以為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與祚

非詐力所到欲以感之及諸將勸帝即位同  
舍生疆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  
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群  
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為大萬里合信  
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今上無天子

海內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答天神以  
塞群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六月己未  
即皇帝位

錄曰識記之說先儒疑之是矣若歆之迎  
合好名通之附會好事非堂堂之議敦篤  
之諭也蓋不觀彪之著論乎闡道談命察  
理識時其言鑿鑿可信確乎不拔東漢受  
命於此焉判當不必疆華之言建武為有  
光矣惜乎諸將之不能也雖然今進有尤  
來大搶赤眉五校等未服退有隗囂公孫

述竇融之徒未附苟非依附天命何以效  
順人心帝之崇信將以濟一時之權也及  
天下既定則當如武王之敬受丹書箕子  
之敷陳洪範孰不曰萬世帝王之大計乎  
迺亦狗區區已往之說至以決定武功剖

斷祀典則惑矣此所以來鄭興之議也  
郭伋少有志行哀平間辟大司空府三遷漢  
陽都尉世祖即位轉為漢陽太守時既罹王  
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民多猾惡寇賊充斥  
伋到示以信賞糾教渠帥盜賊銷散在職五

歲戶口增加後潁川盜賊群起徵拜潁川太  
守到郡招懷叛亡趙充召具等數百人其黨  
與伋伋威信遠自江南茲從幽冀不期俱降  
駱驛不絕調伋為并州牧伋前在并州素結  
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

路始至行部到河西美稷有童見數百各騎  
竹馬於道路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  
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  
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  
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為遺信於諸兒遂

止于野亭頃期乃入  
錄曰郭細侯諸兒之約何如魏文侯虞人  
之期乎夫虞人之期遊畋之樂耳而不雨  
往不往不足論也天下初平盜名竊據者  
不可勝計仗吾之恩信有以懷採之耳有

如言出而隨復馬事真而輒更馬小事且然况於大事何以示信於人哉易曰無妄往吉其諸細侯所以得志也乎

張綱以高第為御史明帝朝遣八使巡行天下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

俠一

士

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 疑條其無君之心十有五事書奏冀大怒欲事以法時廣陵賊張嬰眾數萬殺刺史二千石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拜書告辭而轉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錄曰羽之刺顏良其張良之擊始皇乎惜乎無以借著之說告之者夫良之不欲立六國後即操之禽羽而破玄德也良之為韓報仇即羽之從備以興復漢室也而英雄無用武之地雖誓與共死其徒死乎果能以已之信義致操之感動與之共力滅袁而降表以迎劉備不其有庸乎以是報効曹劉庶幾兩得之也而區區刺一顏良抑末矣

及曹操南擊劉表表卒子琮嗣遂舉州降操時劉備屯樊城或勸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刘荆州托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去過襄陽州人多歸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至不得行日絕十餘里或謂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

俠一

士

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何忍棄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備據之乃將精兵一日夜行三百餘里追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走及法正為刘璋軍議校尉與別駕張松付璋不足有為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以問龐統曰益州土沃財富可資大業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及事乃可成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柰何統曰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失今不取終為人利耳備始以為然留亮及關羽守荆州而自將坂卒入益州

錄曰昭烈之取荆益先儒論之多矣果何所折衷乎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孟子曰嫂溺授之以手者權也釋之者曰貞正而

固也諒小信也嫂溺大故也手援小嫌也以正律小可以知義以小較大可以知權自兩漢之興不階尺土然未有若昭烈之困者也群雄並爭據攘竊亦未有若昭烈之時者也何也蓋立國必有分土若沛公已為漢王刘秀已為蕭王此公土也既而得隴尚猶望蜀備何如哉今年奔徐州明年敗下邳無尺寸之益圖王者顧如是乎至於表之據荆焉之據益非分土也不過乘時攘竊之耳矧又皆不祿然豈終為

公孽之資奸雄之糜乎若乃臨亡之托乃區區小信非識時務俊傑之言也故孔明一則曰天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又曰益州險塞天府之國如是尚未喻耶徒以授受之小嫌而忘天下之大故借使聲其

違父棄命亡國降虜不孝之罪莫此為大俠一當時何得而辭後世何得而議必不懷刘璋資給之恩而養虎遺患抗抗拊背之說俱可免矣一時失於見幾後終不能不取故朱子曰經權俱失此之謂也

十四

故朱子曰經權俱失此之謂也